介庵經說

介菴經說卷之三

毛詩

詩有體律定于樂正

言之成文而合律者爲詩詩字从言从㞢从寸書曰詩言志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古文詩作訨又加寸者寸忖也有法度可忖也詩之法度即音律也故周禮太師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樂記亦曰聲成文謂之音識其文而肄之覆之爲誦因事而誦之爲諷長言以誦之爲詠詠而搖曳之爲謳琴瑟以詠之爲歌播之管弦被之金石焉爲樂樂之歌詞舞曲皆詩也詩有六體土音爲風正聲爲雅正聲之可歌可奏于郊廟者爲頌風之中有雅頌焉雅之中有大小焉風雅之中有正變焉風雅頌之中皆有入樂不入樂者焉此

皆音與器之度數離合鉅細正越有以定之雖詩之不入樂者亦皆諧于絲肉而可歌故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蓋合者其入樂者也不合者其僅可絃歌者也此三者詩之大凡賦與比興則人之感以成詩者有此三體焉音調之說詳見戴埴鼠璞朱儒謂正風正雅三頌皆入樂今案漢廣以下二篇甘棠以下九篇閔予以下四篇及魯頌古人皆不云入樂變雅之采菽韋昭謂是王賜諸侯命服之樂古制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天子巡狩則邦國之大師陳詩皆大司樂論定之以著其素素即詩之本體或為風或為雅其諧于音律者付于樂師以教國子否則去之書傳之余者

謠大謠中謠小謠即古之音調皙陽南陽初扇朱于荅落歸來

即虞舜將列國之風招殊畢夏教成大唐卿雲即韶之樂章樂歌也周制于巡狩之九歲屬瞽史聽聲音亦陳詩之制蓋大行人屬之大司樂聽之以定其去取與有虞同制也漢書食貨志杜預左傳注以遒人之徇路爲采詩此則誤耳

房中之樂有鐘磬

王肅謂房中之樂絃歌而不用鐘磬與燕禮鄭注說同侯苞韓詩翼要謂房中之奏有鐘磬（肅以關雎至芣苢八篇爲王后房中之樂正義以鵲巢采蘩二篇爲諸侯夫人房中之樂）愚案凡樂以鼓爲君以鐘磬爲節琴瑟以詠止可謂之歌不可謂之樂既云樂矣非僅絃歌可知且關雎之詩曰琴瑟友之又曰鐘鼓樂之則侯說爲是但鐘鎛巨響亦非房中

所宜周禮以房中之奏爲燕樂燕之樂章于二南雅頌各有所取鄭注惟以房中之奏爲燕樂非是磬師職云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然則房中之樂擊編鐘矣

南豳雅頌各有所宜風詩之中亦有雅頌

南是樂章之名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文王世子曰胥鼓南左傳吳季札來聘見舞象箾南籥者此與豳風七月一篇爲風詩之正其次訂于周公制禮之時與正雅三頌入樂諸篇皆可協于金石舞于箾籥者也其用則各有所宜豳宜于農籥章掌之其樂有土鼓葦籥南宜于鄉大胥掌之其樂有笙磬建鼓二南非房中之奏亦無編鐘故儀禮鄉飲鄉射俱不言鐘雅宜于朝廷磬師笙師掌之其樂有舂牘應雅頌宜于郊廟鐘師鎛師掌之其

樂爲金奏蓋八音惟金石最重卿大夫判縣奏鄉樂而以磬節之不得用雅諸侯軒縣用春牘而以鐘節之不得奏頌惟天子宮縣得以金奏且上可兼下故天子諸侯可以奏風詩周官言豳詩豳雅豳頌即謂變其器節各以其樂奏之也猶之鵲巢采蘩采蘋騶虞皆風也而大戴禮投壺篇謂之雅周禮凡王之射鐘師以金奏之亦即此義鄭氏之三分七月朱子謂雅頌內各有豳詩皆誤說也春秋時魯人請頌于周齊作大呂楚作巫音晉人以金奏肆夏樂于是乎失所

關雎當從序說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又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

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與詩詞論語皆合蓋詩即太姒所作欲求美德之女使爲嬪御以襄內治與之共事文王故求而未得寤寐以思之求而既得燕享以禮之處公正大樂善愛才此后妃之行所以侔乎天地可以奉神靈而統萬物也若以淑女指后妃謂詩係宮人所作此時姒莘有女年未及笄公季即爲其子遣使求婚偶有未諧何至思不成寐且窈窕二字安即見其德侔天地乎

衛無兼并邶鄘事

三監之中有霍叔此經之明文無可疑者漢書志及晉僞傳謂三監有武庚無霍叔非是其分監之地即邶鄘衛是也其所封之國則管蔡霍是也邶

鄘衛皆武庚之封土其國都則近邶武王使三叔處此者王封祿父爲上公上公九命作伯古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葢待以客禮使爲方伯遵用商之舊制使其弟爲之監並非曰勝國餘孽必監之以防其蠢動也迨成王之立三叔及武庚叛周公不得已而東征于是殷之國土命康叔及中旄父尹之後乃悉封康叔詩譜謂武庚誅後更建此三國以康叔爲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不然也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篇曰乎以邶鄘屬于康叔則康叔時已有邶鄘可知聖人于變風首列此詩見此三地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之封所以著武王

周公之于殷大公至正絕無私天下之心無如武庚三叔變而不善淪胥以亡此所以名寓其義而卽以風示後之不靖者

武庚三監之地無定說

周書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民孔晁于立祿父注云封以鄭祭成湯又云東謂衛殷邶鄘霍叔相祿父也漢書地理志曰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詩譜曰武王以紂京師封武庚爲殷後又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服子愼王子

雍皇甫士安竝云鄘在紂都之西鄭夾漈則中衛南鄘東邶伯邶則南邶東鄘北衛九域志謂武王立祿父在觀扈地路史亦謂武庚封邶卽漕邑今滑之白馬此宋以前諸說之不同也案經傳凡言武庚之國皆謂之殷則武庚實封于鄘南之殷可知此時商之宗廟在殷故周書曰俾守商祀廟社在殷而紂居朝歌故牧誓曰昏棄厥肆祀弗答逸書曰侮滅神祇不祀孔注鄭字乃鄘字之譌卽謂殷也詩譜之紂城以朝歌言北謂之邶東謂之衛自是定解惟南謂之鄘不如服王皇甫之說爲確朝歌之南廹近大河不容更置一監惟西地河內亦有殷名卽懷之殷城書曰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漢志又云以邶封武庚盍一監處東一監處西邶近殷都霍叔

處之實與武庚共地而理殷都在紂城之北一百五十餘里故詩之變風首列邶孔注亦云霍叔相祿父也惟其共地而理叔受其制故叛周降辟霍從末減書云管叔相者乃諸侯之命卿在下車之始注云霍叔相者乃方伯之三監在旣封之後據逸書竹書命管叔相在武王十二年正月朔命三監在十二年四月初

衛地考

殷商以前河內無衛名衛本殷之封國姚姓之故宇也其地在斟觀氏之墟不在河內見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後命百弇以虎賁伐衛滅之見周書世俘始邑管叔于此故周書曰建管叔于東孔注云東謂衛蓋殷畿千里凡在東河以外者通謂之東其監

使所駐則衛之故國也衛今曹州府之觀城縣詩譜謂商畿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又曰東謂之衛此實古義至成王時周公踐殷降辟三叔始命康叔宇于殷墟名之曰衛自是以後河內之地始有衛名故漢書地理志曰朝歌紂所都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此即言周之更名也其地本名曰沬沬妹二字古通周更之曰衛因其俗淫侈好爲靡靡之音春秋之季遂名之曰朝歌東遷以後衛有狄患乃渡河而東徙居楚邱又遷于帝邱盡反其本矣孔晁周書注謂康叔代霍叔居邶太平寰宇記謂叔爲懷侯居懷此皆誤解左傳殷虛之說也

薖古窩字

考槃一詩寬言其進退餘裕薖言其深密退藏軸言其盤桓不

去各有義也毛傳改軸爲廸鄭箋改軸爲逐古人已嘗議之薖
則傳訓寬大箋訓病意韓詩作過訓爲美貌與上在阿之義俱
不相蒙考薖是窠之古文見李登聲類今見一切經音義二十衆經音義
云窠又作薖萪薖凡物木處者爲巢巢之邃處曰窠窠與薖俱
有退藏之義後世窩爲字从穴从過省即合窠薖二字而成者邵
康節名所居曰安樂窩與詩義暗合薖字从艸者有隱蔽不易
見之象窠字从穴亦取其深邃耳此與阿之訓爲曲陵義乃相
副

蒲字二音當從傳歘字之音當叶修

不流束蒲傳訓蒲草箋訓蒲柳孫毓異同評云蒲草之聲不與

戍許相協箋義爲長釋文云二蒲之音其與未闕案周官曰其澤藪曰弦蒲鄭注云蒲或作浦據孫許是謂鄭以蒲柳之蒲爲浦矣故云與許字相協蓋許以午得聲也然許國之許說文作鄦史記作鄦皆以無得聲與蒲之讀平聲者實叶且卒章之義謂蒲草之質輕于楚薪此且不流則其綏而無力益見所以與王室之令雖在小國亦或不行觀不與二字詩人之言婉而多風矣

中谷之二章韻脩以修歗叶淑集傳从之案修脩古字通从攸聲歗从肅聲淑从叔聲攸字古今韻皆讀如由無有从叔聲者倏从足聲絛从倏省肅字古音近休故詩書之繡讀秀周禮之鱐讀搜

山海經之橚讀椒下泉詩以蕭叶周趙都賦以蕭叶流皆其證也叔字古有收音今北平閒人猶有此音故春秋經楚子使椒來聘穀梁傳作使萩左傳子服椒一作子服湫昭十三鬬椒穀梁傳作鬬萩陳風以椒叶菽毛傳曰菽茈芣也蓋茈芣二聲合之即爲菽故說文菽从艸叔收聲又云芣菽也此皆音近收之證

古文古韻

古有同文之制有和聲之教蓋五方之音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脣齒喉舌各有所偏隨地轉移漸差漸遠至有同此一語適然各異者此之謂土音方言不能盡人而齊之者也然語言不可以强同詩歌不可以弗協周禮保氏教六書太師教六詩大司

樂教樂語此同文和聲之著于王都者外史達書名于四方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此同文和聲之達于邦國者故三代盛時六書亦有古文今文六詩亦有土音元音古文即前代之之流傳今文即天子所考訂土音即列國之風謠元音即雅頌之正聲也文則盡天下而無不同音則各隨其方以律叶之其合于正聲者亦得列于雅頌不惟南豳雅有衛詩頌有魯詩亦是不合于正聲而猶叶于律者是爲風詩詩字从寸即周禮所謂以六律爲之音也不叶于律者雖獻之陳之不列于風然則成周之時書必同文詩皆有律矣自是以後宣王時有籀文幽王時有省古文見十體書斷即晉書帝紀所謂小篆古書也或謂小篆始于秦非是秦之篆文專用此耳至隷楷行而科斗之書遂廢自漢以

後孫炎韋昭作翻切周彥倫沈約論四聲至律韻行而五音之諳不備許氏說文吳氏韻補于古學頗有埤益然得失參半不能盡從其朔矣

說文九千餘字諧聲者過半引諸經文字亦多不同蓋兩漢以來經師異讀字益繁多不盡古文古義也古時字少用多假借如高山仰止之仰卽人涉卬否瞻卬昊天之卬卬乃昂之本字卷阿之卬卬借爲自異之稱及瞻仰之字也說文謂卬从匕从卪古節字匕者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又云早匕爲卓匕卪爲卬同爲高義淇栥匕乃象形字卽詩之有捄棘匕借作比附字皆有就下之義爲从匕从冂乃古文卽抑一字山海經曰帝令重獻上天

令黎卬下地韋昭注國語引之謂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此其證已卬字古从匚（古厓字）而喬其上匚之所受者過盈則上必昂起受之以冋高而不危矣卬之爲昂仰卬之爲卽抑其義可以互證昂仰卽抑字之音義皆出匚匕說文謂卬从匕卪抑从反印卽字从皂非是

早匕爲卓之說亦未明顯案古文卓作㝈从上从日从宁日上當宁卽卓午也當宁當陽卽卓立也宁亦聲（急氣讀之宁卽卓音）今倬晫綽逴等字从之說文作𠦝从匕从日从甲日在甲上爲早（甲東方）又比次而進卽高明之義此以早爲聲今悼淖踔倬等字从之葢經師異訓形聲各殊古文止通作㝈借作倬晫悼淖綽踔逴

罩等字隸始省作卓耳卓有高明著大超遠特絕等訓皆是日上當宁之義日之上也遲遲故又有和緩意當宁則正中故又有中立下罩之義凡字从卓者義不外此說文卓立字作穓繛从素从卓又引詩云繛然繛繛皆俊繛之異文雖無偏旁以上下文義證之皆可意會毛詩悼字从心繛字从糸罩字加网餘皆作倬韓詩云菿彼甫田有晫其道說文引毛詩云菿然鵫鵫此皆字之異訓非經之本文也卓已从日何必更加日旁說文無晫字有焯字謂即周書灼見之灼倬字从人何與道田天漢經之本文應是卓耳麗姬之子幼式二次故晉世家稱卓子秦本紀齊世家又作倬子淖子春秋經止作卓子莊子云晉以一足跨踔而行釋文引李頤本作趻卓史記龜策傳云

逿行殊遠漢書作卓行角弓之綽綽䠦辭作卓卓楊億談苑云
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今世俗作椅棹此皆古文作卓
之譌漢之說詩者四家經之古文多加偏旁改从後世之字爰
有倬晫悼綽鯙焯罩掉等文如甫田一詩毛知卓與倬晫古通
故字从倬而義从晫傳曰明也以後世字論之明乃晫義韓知卓與罩篧古
通故字作劉而義从罩傳曰卓也韓傳之卓即經之本文韓氏
解爲罩字者一切經音義云罩古文作[illegible]劉此韓之所以改卓
爲劉而傳乃訓曰卓也[illegible]經界從橫似罩其劉乃罩之別體非古
文古文止是卓字增之作罩篧羅又轉爲劉翟篧篧籗籱故爾
雅曰籗謂之罩其實一也毛傳與爾雅同義說文罩單作鯙鯙乃魚游自得之皃又訓汕汕爲魚游

水皃皆非毛義此箌字與爾雅从艸之菿絕不相涉自玉篇引韓詩以證爾雅釋文乃誤菿作箌邢疏从之王伯厚遂譏郭景純未見韓詩實皆誤耳釋文引說文曰菿大也是爾雅菿字止从艸無从竹者今說文云菿艸大也菿艸倒見此二徐變亂之本殊不可从古文之見于詩者如墟作虛舠作刀舫作方狎作甲斐非匪無作亡此類尚多說文所引不盡毛詩

古經多韻語見于詩者實繁漢儒多辨古音見于說文从聲者尤著他如周秦諸子漢魏詞章劉熙高誘鄭康成諸家傳注于古韻皆資考證焉吳氏韻補多取證于辭賦周以前惟詳詩騷未免疏漏且義與字之形聲相附文以音之通轉而繁如不之爲丕爲否爲咅轉爲甹負田之爲佃爲畋爲陳轉爲農陣台之

爲胎爲怡爲部爲鮐轉爲嗣懌蘩能西先聲相近故曰僻方遷
方南男聲近壬故曰任邦任國雷从回彖故史本紀曰瞬雷見景
帝紀古文雷字作回旋之形見三代鐘鼎風有分音故禮鄭注曰風別見周禮士師注伯夷
曰明孟也幽幼也幼古勠字孔子曰乾健也坤順也蓋自有文字以
來諧聲最重義即从之學者欲觀其會通斯尤急務矣孫叔然
作切音亦古學之一助如不律之爲筆邾婁之爲鄒勃鞮之爲
披不可之爲叵古訓方言等多此類可以知異名異稱多是聲
之緩急不同音之分合所致是亦考古之一法焉然合二聲以
定一音其義必相證乃可沈約等狃于近習變棄古音以四聲
之翻紐律一切之文字凡古書之正聲雅韻方言土音先儒之

讀爲讀若緩氣急氣開脣合脣等說皆置焉不顧如道从首聲懷从囘聲儀从俄聲者从𣅀聲（旅之古文與魯同字故者从魯聲）讀華如呼家如姑玖如芑友如以來如釐梅如羈老如簍好如吼今韻與古讀迥殊且从者之字猶是𣅀聲从也之字皆是匜聲（也即古匜字）而者也二字乃同在馬韻彼坡之从皮何異于陂披埃娭之从矣何殊于涘俟此等乃各分部類至如从翏从肅从且从今諸字或分屬三韻四韻至六七韻此古韻之所以離析也學者由韻補而上求之其或庶乎

經書歲字多謂當時正朔

鄭康成注尚書歲二月及周官正歲皆以爲夏正詩箋解歲其

改歲又以爲周正此兩岐之說也按經書凡歲字除作年歲解皆謂當時正朔書之歲二月即唐虞之正朔也禮之正歲詩之改歲卒歲歲莫遂書之正歲首孟子之歲十一月皆謂周之正朔也夏以前無改正之事故仲春爲歲之二月鄭康成從緯說謂唐虞亦改正甚誤商以季冬爲正歲周以仲冬爲正歲周較夏差兩月故十月謂之歲莫又曰歲終歲陽爾雅十月爲陽所謂卒歲者即卒此十月也蠶九月即應授衣無衣無褐先無以卒此十月況一之日二之日乎過此十月歲即改矣是爲正歲其朔謂之正歲首其月謂之一月周官正歲使百官觀治象正月使萬民觀治象自上而下由尊及卑此自然之序也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

此謂仲冬之月冰益壯季冬之月水澤腹堅此兩月之中皆可取冰故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爾雅曰北陸虛也須冰之令始見于夏小正夏時冬至日在虛是仲冬長至以後卽可以取冰也總之湯武之改正朔止改此正歲朔時未嘗取四時十二月之名而亦改之也其改者卽周書所謂示不相沿一代之事其不改者卽周書所謂百王所同不易之道周凡宣王以前之書言某月者皆是夏時其變文言一之日二之日及一月者始是當時正朔幽王以後之書凡言某月皆自仲冬周正起數而歲與年始無辨矣蓋幽王之時失閏者再仲秋日食謂之十月之交東遷以後因陋就儉沿其誤而不變初且以之頒朔

諸侯故十月一詩及春秋一書凡言某月較夏時多差兩月孔子修春秋于正月二月三月上皆書王孟子述王制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係之以歲蓋有微意焉若曰此之正月二月乃時王之正月二月非夏商先王之制亦非周先王之制雖係之春而實非春也此之三月亦時王之三月非三代先王之制雖及于春而實非三月也此之十一月十二月乃自正歲起數之十一月十二月非果是古制之十一月十二月也漢儒不辨此義異說紛厖誤矣

伯益知禽獸之言子孫分世其術

詩譜謂伯翳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正義引漢志及賈逵蔡邕

之說以疏之未為佳證考盖為舜虞若于鳥獸受封于費生大廉若木實分業其事大廉之後為鳥俗氏能馴鳥其元孫孟戲鳥身人言為夏后主百鳥後去之南夷生羽民周官夷隷掌與鳥言即傳其術者也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皇隨之博物志亦記其事孟虧作孟舒山海經曰羽民國其人長頰身生羽郭注引歸藏啟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太平御覽引啟筮曰金水之子名曰羽蒙是主百鳥蓋孟虧即史記之孟戲漢書作孟獻羽蒙即羽民古韻民讀蒙也金水即金天少皡氏之別稱也此其子孫之主鳥者也若木之後世為費氏能馴獸故費昌仲衍孟增造父非子奄

父皆以畜御之事著名三代周官貉隷掌與獸言卽傳其術者也史記以孟戲仲衍爲一人實蓋孟戲仕夏自是大廉之元孫仲衍仕商實是費昌之裔胄鳥身人言者乃孟戲非仲衍也且大廉臣于夏啟見墨子書安有五百餘年其元孫尚在者亦安有鳥身人言而能爲君御天子又妻之以女者漢書古今人表以孟獻中衍爲二人自爲得實蓋秦之先以牧事世官趙之先以御事開國此其子孫之主獸者也伯翳卽伯益其異名耳世本作化益后益漢書百官表作䔺人表作柏益律志作化益列傳作伯翳晉百蟲將軍碑作伊益皆形聲之轉也史記分爲二人並誤

七月一詩備風雅頌三體

豳詩七月合于正聲乃周公陳王業告成王之詩在武王改正之後故詩中歲字及一之日二之日等文皆言周正小序中王業二字即國語所謂周之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者也公劉以後雖不復爲稷官其所以治豳者仍遵守前緒不敢失墜故周公陳之以告成王猶書之陳無逸也此詩以土鼓葦籥和琴瑟奏之爲豳風和春牘等器奏之爲豳雅和鐘鎛等器奏之爲豳頌葢卿大夫不得用雅逆暑逆寒牲用少牢見祭法注卿大夫之事也故禮不言國天子祈穀于上帝祈年于天宗凡有國者祈年于田祖諸侯不用金奏故禮曰吹豳雅惟大蜡之祀天子躬親故禮曰吹豳頌雪山王氏嘗有此說

鴟鴞

魯世家謂此詩作于東征既歸之後僞孔傳謂此詩作于既誅三監未歸之時解所以宜誅之意鄭氏詩箋書注皆謂周公因流言避居東都二年王執其黨屬與知居攝者將罪戮之公作此詩以救其屬黨在迎公東征之前今案諸說皆因金縢居東二語解者各異故此篇說亦不同予於書說已詳其事葢武王崩于即王位之六年十二月見周書竹書管叔流言在成王元年春言公與武庚作亂將攻周而公爲之應也見周本紀衛世家誣蔑之詞史臣止約記其意故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及秋而武庚果叛王大疑懼公出居東叔乃矜其計之已效遂假討叛之名命淮夷

侵曾入貲既擅命征伐又不討殷是曾蔡明與武庚奄徐合謀欲傾周室于是王與國人皆知罪在三監商奄之屬而叔之謀始漸敗露而王之疑公半亦消釋矣當武庚果叛王不能不信流言爲眞惟公之果否與謀稍有疑惑及公出居東王之疑僅已爲少釋今得知與武庚合謀者乃管蔡奄徐之屬又加兵于公之封國故王之疑公大半消釋蓋此必召公太公之調護其間有以牖啟王心也公因王心漸明尚無東征之命故作此貽之欲王之早平殷亂也此即周書于後詩序救亂之義詩之次章乃一篇主義首句迫字又一章主義卒曰或敢侮予其意尤爲婉至蓋及此時君臣一德共濟大艱其誰敢侮之否則遲疑睽閡叛人將乘肆譸張恐不敢者亦或敢矣孟子引此詩斷以孔子之言又兩稱及是時以釋之最合詩意此時實周家成敗至爲緊

旻之時即末章所云予室翹翹危而可懼也不追此而綢繆之則必爲風雨所毀此公之所以陳詩以告王也鴟鴞喻商奄之屬二子字皆喻三監陰雨風雨喻叛謀叛兵下民喻附從爲亂者時武庚雖叛尚待熊即荆楚盈即淮夷奄徐之族共舉入寇因魯侯之師擊制于東竹書謂淮夷之叛即費誓之淮夷於情勢甚合故叛旅猶未得集舊說及毛傳與或敢侮予予室翹翹之義皆不合如果已東征致辟矣誰復謀危周室況前此管蔡之罪未彰公何敢即加誅討鄭箋以此詩爲救其屬黨因誤謂此詩作于居東之二年迎公東征之前其說則甚確朱子詩傳雖從舊說後答蔡氏手帖謂書之居東當從鄭注此時尚未東征今所傳蔡氏書傳即用朱子

曉年之定論也書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本紀記其流言云公將與武庚作亂此即管叔自言其覬覦之心而以之誣周公者也蓋武王崩成王幼以商家之法言之弟可以代立而管叔最長此叔之隱冀于中而特礙于公之力輔幼主不敢顯著故陰結蔡叔商奄之屬造此流言以傾陷之流言既興王亦止半疑半信及武庚果叛言有明徵此時政在周公王在喪次雖大賢之君不能不疑懼隄防畏宰臣之實偪也周公此時若不辭位出居上無以安王心下無以白臣庶故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獨告二公者此時叔爲殷監聽其叛周叔于王必巧爲彌縫以見武庚之難制由于內有亂臣公與二公實已隱燭其姦知亂由二叔但逆形未著無以解王心之惑去國人之疑遽加之罪亦無以告先王而成獄也故居東二字决非東征叔之逆迹至二年命淮夷侵魯始著故書曰二年則罪人斯得序曰三監及淮夷叛魯世家曰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竹書曰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

聖人爲人倫之至

湯之桀弦歌尸子以爲礰阜竹書則謂桀死亭山禮爲舊君有

服詩之詠西悲鄭箋以爲念周京毛傳則謂管叔致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此皆見得聖人仁至義盡處孫毓反以箋義爲長謂此時公已無服此不然也尚書鄭注竹書紀年皆云滅殷在成王三年

四國

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非是呂覽謂此時叛者東夷有八國周書謂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合殷及管蔡等共二十餘國

南是國名

南仲凡兩見出車傳云文王之屬常武云宣王之臣漢書人表誤從後說也世本姒姓有南氏史作有男韓詩傳序曰南在南陽南

郡之間周書史記篇曰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蓋本㚢姓之國仲其君之名字也文王爲西伯兼屬南方故曰文王之屬傳及子孫國分爲二其裔孫名皇父者在宣王時爲太師東周時尚有南極

燕禮惟同姓有夜飲

詩有可以補禮經之缺者如湛露行葦諸篇是已燕禮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似凡燕皆可以夜飲者周官謂王燕飲酒則膳夫爲獻主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似凡燕皆膳宰爲主者讀湛露之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行葦之

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醹知周先王親親之道獨有加禮蓋燕同姓之禮有四有時燕有因祭之燕有因事之燕有歲終會政無事之燕國語曰時燕不淫月會旬修詩序曰伐木燕兄弟也此時燕也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此因祭之燕也鹿鳴燕嘉賓四牡燕使臣湛露燕諸侯此因事之燕也魯頌曰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此歲終會政之燕也四者之禮初皆以異姓者為賓膳宰為主獻酬既徧賓與宰及凡異姓者俱備禮而出惟同姓者于宗室成之此時則君自為主繼之以夜飲矣鄉飲酒義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此言異姓之禮耳

其車三千是連師

方國名逸書世俘曰武王命呂他伐方叔名也方叔以同姓之卿爲五官之長職兼方伯可以連師諸侯之師故曰其車三千即周禮所謂大合師也不然天子六軍車千乘命將帥之三軍而止車五百乘今曰三千是一十八軍矣非連師而何鄭箋謂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朱子謂三千言其極盛未確

十月一詩著周之厤法所由亂

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此根于周天厤度積累而成乃天地陰陽自然之數雖萬古無可移易者即周書所謂不易之道百王所同也尚書周易周禮毛詩凡言某月皆是夏正者即此之故

獨十月一詩及春秋經傳言某月皆自周正起數此非先王之制也幽王之時失閏者再時與月名移于前氣與節候移于後平王東遷不能革正又因之以頒朔諸侯故有此失蓋初猶自以爲行夏時而不知其失後雖知之因而不革此夫子爲邦之訓所以首及之也考自古厤法一治一亂世運之升降亦即隨之其治也始于正時其亂也原于失閏自伏羲立周天厤度黃帝作甲子耆調厤而百王不易之道于是乎成少昊之衰九黎亂之禍不薦臻莫盡其氣帝高陽起而正之于是有顓頊厤高辛之末三苗亂之閏餘乖次孟陬殄滅堯及舜禹起而正之于是有夏厤夏之末厥亂天道逆亂四時湯起而正之于是乎有

殷厤殷之末攝提無紀失其甲子周武王起而正之于是乎有
周厤周幽王之時日月告凶而無其極仲秋朔食下移于十月
之交此亦厤法之一亂也平王庸弱苟簡自安衆相率而用平
厤故不能撥亂而反之正數傳而後疇人分散頒朔之禮不行
諸侯乃國自爲政此春秋左氏傳文所以三正互見也夫子序
詩訂十月雨無極以著其致亂之源修春秋于正月二月三月
皆書王以著其成亂之失說者不察猶以此十月爲夏正誤矣
鄭箋謂此是刺厲王之詩非是謂此十月是仲秋實確唐釋一
行大衍厤元郭守敬授時厤皆云幽王六年八月辛卯朔合入
食限二厤皆本竹書而其法各異大衍定交分一十四萬三千
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在晝授時推交分十四日五千

七百九分亦台食限前此虞劇亦云幽王六年乙丑歲日食也
康熙初嘉禾徐圃臣發作竹書長曆又推得幽王六年乙丑歲
天正朔乙丑日進十一朔爲亥月夾寅日減二朔得辛卯日再
置亥月距章朔積加章交應減之得入交分十八日八非食限
退二朔得入交十四日二千四百六十
五分台食限實在仲秋酉月非孟冬也

傳箋言服之誤

素冠一詩箋不如傳緣大祥之後無素衣也都人士一詩傳箋
皆誤緣狐裘黃實士大夫之制臺笠緇撮庶人之制也以士大
夫而服庶人之冠故序曰刺衣服無常

夏商之世俱有兩莘國

禹毋湯妃文王之后皆有莘氏女詩曰太姒嗣徽音則此莘乃
世本禹後之莘唐書世系表謂是夏啟支子之封國地則詩云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今陝西郃陽縣南之故莘城是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此有莘乃成湯中妃之國呂覽作侁謂伊尹爲有侁媵臣墨子及史記亦傳其事字仍作莘劉向列女傳漢書人表作㜪說文謂侁是商諸侯爲亂者此又謂侁卽左傳姺邳之姺矣姺字从女與㜪字可以互證詩經地理考引括地志作新女國此則析一爲二不可從也其地韋昭國語注謂莘國近潁水國語前莘後河注作前潁後河又云莘國名括地志謂在陳留縣東五里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謂在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說雖異而皆豫州東偏與郃陽之在雍州迥異且世本謂鯀娶有辛氏史記索隱引作辛太平御覽引作莘是辛之開國實在唐虞以前漢表謂鯀娶

有㜪然則禹母湯妃其本國即商有姺邳之姺矣字本作姺通作㜪侁轉作辛莘與姒姓之莘實兩國也潛夫論謂禹母已姓少昊氏之裔女故曰修已漢表于禹母湯妃之國字俱作㜪于太姒蘇廱之國字作俱作辛判而二之自是古人舊說

周之先世無僭禮之事

夏商之禮不若周人之詳周禮大司樂疏謂三代之學總名辟雍此謬說也漢書郊祀志及三禮義宗皆謂自殷以前王者之學無辟雍頖宮之名見玉海盩公劉之徹田京師玉璋瑤珌古公之皋門應門冢土文王之辟雍造舟靈臺後雖定爲天子之制在當時止是偶立之名絕非王制不然以賢聖之君臣事二代

豈有帝制自爲之理

崇

崇之姓系古人未詳史記及淮南子謂崇侯譖西伯因之羑里而逸書謂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據此是崇者商之同姓矣其國杜元凱左傳注謂卽杜陵帝王世紀謂卽豐鎬此因詩言旣伐于崇作邑于豐又春秋時秦有崇邑故附會如此然文王時化行南國六州之侯皆奉周命豐鎬去程不過數十里豈尚有不被其教而敢于三旬逆命者此必不然也秦地記曰垞城古崇國太平寰宇記曰彭城北三十里有垞城臨泗水西南有崇侯廟謂崇在彭城當不謬耳

辟雍之制

毛詩辟雍傳云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鄭康成禮注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蓋一言其制一言其義春秋傳曰川雝爲澤今辟雝即雝水爲之故周官謂之澤異義戴禮說謂亦方三百步其上有宮故禮家謂之澤宮因其築土雝水故鼎銘謂之雝宮形圓如璧故牟辟父之敦銘謂之辟宮因其在郊故禮器注謂之郊宮宮之四旁有門架梁以通于澤外故有聲之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以此推之是漢時明帝臨辟雍冠帶縉紳之士圜橋而觀聽者蓋億計是即本于周制矣其處則鄭康成謂在西郊故又曰西雝也

三靈與辟雍同處

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賈子謂文王之囿名騶書見新曾詩

亦曰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此言實皆附會孟子自言文王之國

方百里豈有百里之國而爲七十里之囿者孟子引君當道之

志不可以辭害之梁騶或是後王之制文王之囿既名靈何又

名騶乎三輔黃圖曰文王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

安西三十里靈臺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據此是三靈相

去皆十餘里沼在囿東臺在囿之東北止與辟雍同處耳異義

左氏說謂太廟明堂辟雍與三靈同處非是

度是鎬京

有聲自五章以下傳箋皆謂頌武王考豐鎬二邑皆作于文王之時文止居豐未居鎬耳逸書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鄗召太子發云云鄗卽鎬也文王存時已有鎬則鎬作于文王時甚明竹書曰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營鎬此實明證齊詩及禮記緇衣篇引宅是鎬京宅俱作度然則七章之考卜維王仍是文王蓋文王卜之使武王成之末二句及卒章始是頌武王之詞

稷契之系

世本史記大戴禮皆以帝堯稷契爲帝嚳子春秋緯謂嚳傳十世堯始繼之二說皆難信毛公生民傳曰后稷之母配高辛氏

帝焉元鳥傳曰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焉帝率
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鄭氏生民箋曰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
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正義謂毛从世本箋用緯說此
不然也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濟其美以至于堯氏者
後世之名世必再傳其孫始得以王父之字謚官邑稱爲某氏
非及身之稱也世濟者世世相傳之謂也至于者多所歷而後
及之之謂也傳曰配高辛氏帝卽箋爲高辛氏世妃之意蓋傳
箋並謂嚳與稷契非父子也自漢晉以後姓氏之義不明故正
義誤爲此說

公劉之系

國語謂不窋失官詩譜用史記匈奴傳說誤以爲公劉公劉當夏桀之世始遷于豳而國語韋注又誤謂不窋史記則曰慶節國豳說者謂慶節卽湯之大夫慶誧此於世次允合於豳居允荒之說亦符蓋公劉始之慶節成之父子相承猶可說也至史謂公劉爲后稷之曾孫譜謂公劉當夏后太康之世此則大謬昔婁敬諫漢高祖謂棄至公劉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國語曰周之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譙周古史考據此謂棄至公劉失其代數不窋以前世爲稷官故不窋之父亦稱后稷非不窋卽棄子也此最得實山海經大荒西經曰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又海內經曰稷之孫曰叔均

均始作牛耕二文有差異者台郎有邰襲其國氏也稷之父兄並爲稷官故均之王父世父皆得稱稷也以此推之則史于不窋之前後失者多矣

言性者莫先于詩書

古書二十九篇言性始于祖伊詩三百篇言性始于召公虞天性彌爾性即孟子性善之說所從出也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樂記曰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有欲必節之而後進于善即荀子性惡之說所從出也夫彌性節性皆召公之言豈有異旨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後宓子賤漆雕子開公孫尼子皆著書言性有善有惡蓋性之在人本于大

極陰陽之理謂大極有陽無陰不可也謂人性必純于善可乎
詩序傳箋皆以豈弟君子指賢才言有賢以輔之能使王終其
善性此就性之善者言之也然必有以使之此卽移之之說也
人非上知下愚性不純善亦不純惡俾之節之皆愼其習也

申爲方伯非伯爵

正義謂崧高之詩是命申伯爲州牧申本伯爵伯七命牧八命
故伯得作牧史記謂之申侯者卽此時褒進其爵也此不如箋
說爲妥按秦本紀及竹書周孝王時申已稱侯非宣王之褒進
可知且四章曰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惟金路有鉤膺
同姓諸侯及上公始得乘之方伯與上公皆九命故車服同申

伯既非同姓又非上公而車有鉤膺是受命爲方伯明矣

城齊非始遷時事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正義謂史記齊獻公元年徙都臨淄此疏家尊傳之陋習非確證也考獻公立于夷王三年武公立于厲王四年厲公立于宣王四年竹書謂宣王七年王命仲山甫城齊列女傳曰宣姜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此城齊之命所由來歟然詩與竹書止言城齊不言遷國史記止言遷國不言城齊毛傳蓋字本屬疑詞烏知非獻公遷之至厲公時始城之乎水經淄水注曰臨淄城中有耶在小

城內其外郛卽獻公所徙臨淄城也是獻公止依小城而居故

宣王命樊侯爲城外郛

韓城梁山當從二王之說

韓奕一詩箋以梁爲禹貢之山燕師燕字訓安王肅駁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燕北燕國孫毓同異評魏書地形志酈元水經注皆從王義朱子集傳于梁山之說从鄭于燕師之說從王顧炎武日知錄又駁云同州之韓去北燕二千餘里召公卽爲司空豈有役人于二千里外爲之築城者余按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史記燕世家曰燕北廹蠻貊山海經曰貊國

其地近燕竹書曰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此與詩文皆相應蓋王肅之說本于潛夫王符之說本于故訓也召公即爲司空豈有王之封國止用司空本國之民而不徵役于近地者顧氏譏之誠是路史謂韓于幽王之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失于北而遷于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韋昭謂韓于平王之世失國此則指其所遷之國近于禹貢之梁者韓之二國皆有梁山故鄭氏誤以遷國爲封國

汾王奔彘之年當從史記年表

史記周本紀謂厲王三十六年出奔彘竹書紀年謂厲王立十

二年出奔兟二說不同按史記世表謂衛頃侯宋釐公皆當夷王之世年表及宋衛世家謂厲王奔兟在宋釐公之十七年衛釐侯之十三年衛世家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宋世家曰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兟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覸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此與竹書及年表世表悉合若從本紀之說則衛頃宋釐皆無由當夷王之世矣

江漢常武二詩一事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傳箋隨文訓之王肅

孔晁等始紛然致辨正義以爲一事集傳遂有淮南淮北之分考二詩之文因淮夷服屬于徐不來朝貢故王命召公先往而自以大軍繼後召公至彼悉已征服俟王之至受獻而歸故王歸止賞召公之功召公因作詩以歸美天子而尹吉甫亦作詩美王及召公也尋繹二詩實止一事蓋淮上之夷徐爲大成王之時一叛穆王之時再叛且僞行仁義僭亂稱王邀結民心結連與國難屢伐之至夷厲之時復熾（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常武專言徐者所謂殲厥渠魁也觀江漢前三章止序召公之功後三章止序王命召公及公受王命之事一切用兵揚厲之辭皆弗之及因召公常武之詩已備言之也常武則前一章言

王命皇父整師次章言王命休父誓師三章言徐人聞之震怖此章是交章摯虛之法爲第六章先伏一根即以束住前二章之勢見王未命巳之時而徐巳震伏則平淮實天子之功而並非臣之力可知矣至第四章始言王之命巳先發截淸淮浦以待王師故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鄭箋云進前也前其虎旅之臣即命召公先往之謂也蓋此詩即召公所作公不可自言其功又不可不實述其事故巳與師衆同以虎臣二字該之謂巳與師衆所以如虎之怒先至淮濆戰獲醜虜截淸淮上諸國者因王師征徐大軍將至此淮浦乃王師之所也豈容彼醜虜屯據乎將自巳平淮之功止數語輕輕遞過若止少盡前驅之職

者至五章即接王旅嘽嘽七句而以濯征一句繳明此是召公追述在淮浦時親見王師戾止以形容其盛也但此時羣夷已伏無事戰征故卒章開首即以王猷允塞喝起以應第三章震驚之義見淮之諸夷所以俯首待罪者皆王之謀猷無微不至足以懾服其心故王師未至之先徐方已同來請罪此實天子之功臣何力之有焉下四句即勸王矢其文德之義見王既奮武威而尤多文德也據此則二詩是一事甚明前詩言江漢言南海者蓋王命召公由淮水之南抄出夷後邀截其出沒之路使無由遁而之他且將夾攻取勝也及公已征服淮夷定其疆界詩人鋪張盛事恢廓言之故曰江漢曰南海也黍苗之詩曰

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亦指此事

武王嘗巡狩天下

史記封禪書𢹂管子所言十二家謂武王未嘗封禪觀般與時邁二篇可知其說墨子曰武王將有事于太山隧曰惟有道曾孫云云竹書曰武王十五年初狩方岳皆與詩詞相證朱廖剛詩說曰邁遠行也孟子所謂游也般樂也孟子所謂豫也時邁告至之詩故言柴望以皇天后土爲主般過而祭之之詩故言喬嶽河海以名山大川爲主

周樂九成武王前著其六

黄帝作雲門之樂六成堯作咸池之樂八成舜作大磬之樂九

成夏后商周樂皆九成也每成皆有樂章爲天之八闋葛天之
六莖其樂章之名或傳或不傳黃帝棡鼓曲有靈夔吼鵰鶚爭
等名出後人附會堯有大唐歌舜作南風曲未必卽是樂章書
傳謂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四篇之名三符
周室亦可疑也八伯之所貢曰晳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歸來
縵縵莊子以析陽皇華同議縵縵似卽卿雲之歌未審諸篇曾
否備數啟之九辨湯之晨露已寂然無聞正考父得商頌十二
篇于周太師春秋時止存其五武王克商爲人奏明明三終崇
禹生開三終未審三篇是殷樂周樂據左傳及樂記周樂九成
可考者六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樂記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鄭注曰成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據此是左傳所謂又作武者卽謂作武樂也杜注以武爲頌篇名非是若是篇名則武止一章安得有其三其六蓋武謂武樂卒章謂首章之卒句所以卒此一章者也其三謂三成之樂歌其六謂六成之樂歌也今世所傳申公詩說以武爲一成賚爲二成時邁爲三成般爲四成勺爲五成桓爲六成與左傳樂記之言相應

惟以勺為五成與分陝不合以賚為二成時邁為三成其說似確緣大封本在滅商之後巡狩之前左傳其三字當是其二之誤以樂記三成而南證之自見國語謂大武之樂有羽厲宣嬴等名荀子禮論又有箾簡與武汋桓象並稱今皆不知當武樂何節矣

象樂有三

淮南子齊俗訓謂周人之樂有大武三象棘下棘下之名別無可考大武即武樂九成是也三象乃舞樂之名有文王之象有武王之象有成王之象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左傳曰見舞象箾南籥者賈逵服虔皆以象為文王之樂箾為舞曲之名文王

世子明堂位祭統等篇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鄭于文王世子注云象武王伐紂之樂也于明堂位注云象謂周頌武也于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孔穎達周頌正義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爲象但序者于此云奏象舞于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據諸說則文武皆有象甚明今知成王之樂亦名象者漢書禮樂志曰武王作武周公作勺竹書云武王十二年作大武樂成王八年作象舞九年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呂覽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

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據此則勺卽成王八年所作之象舞矣因文武已各有象樂故統此謂之三象葢文之象舞用羽籥其管曲吹維清周禮之羽舞是也武之象舞用干戚其管曲奏武周禮之干舞是也成王之象舞用聲尾其管曲奏勺周禮之旄舞是也用聲尾者以象象獸呂覽本味云旄象之約據王逸楚辭注及許氏說文約卽尾也故禮云旄舞楚詞招魂云土伯九約王注約屈也屈卽說文㞑字今尾字也

酌詩是言成王誅武庚事

內則注以勺爲文王之樂舞故熊疏云舞籥儀禮注以勺爲萬舞則又是舞干戚矣箋謂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

養紂之事王肅述毛義則云武王取紂之事蓋皆未確也詩序曰酌告武大成也儀禮注述其義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漢書禮樂志及春秋繁露白虎通皆謂汋樂作于成王之世以呂覽竹書之說推之即成王之象舞詳見上 其詩蓋言誅武庚之事也前四句言武王伐殷後四句即言成王伐殷周之武功至武庚誅滅而後大成武之樂音至九成悉奏而後告備故勺即六成已後之樂章也武樂在武王時止六成及桓而止至成王八年作勺 樂旄舞以象成王之功詩詠其德九年以後用之于是九成悉備以頌詩考之賚勺為七成昊天有成命為八成有瞽為九成就而言之九成皆武樂分而言之則六成以上為

武因樂章以武爲首也七成以後爲勺因樂章以酌爲首也酌
頌成王三年以前之事昊天有成命頌成王四年以後之事因
酌能告成大武故曰成命曰成于此成王非諡也猶文曰平王
武曰寧王湯曰武湯成湯矣馬融書注曰成王少成二聖之功
生號成王没因爲諡蓋武樂至此音容皆極其盛故禮曰舞莫
重于武宿夜漢武帝曰於周莫盛于勺因八成之樂章有夙夜
基命句故曰武宿夜有賚之詩曰既備乃奏又曰永觀厥成此
樂之所云告備歟

周初大封之數

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詩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

以錫予善人也二說實相應考周之封建說者不同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荀子儒效曰周公兼致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呂覽觀世曰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荀子所言太少呂氏所言太多按王制殷時諸侯九州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周人因之故伏生洛誥傳曰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退而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紂時存者周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暨會于孟津之八百諸侯共八百餘國逸書世俘曰遂征凡四方憝國九十有九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合之爲七百五十一蓋是時共存一千五百五六十國其餘二百餘則

強大者兼并之武王代殷時又滅數國是此時九州之內祇存千五百餘國矣武王既正域四方則待封之國二百有奇王即大封數亦無能踰此然則呂覽四百國之說謬矣荀子七十一國太少者據左傳之說同姓已少二人況以僖公二十四年傳稱文昭十六國較之在左氏猶有遺失乎正義曲爲之說謂武王之時兄弟未盡封此不然也考武王所封同姓之國內諸侯有二號周召管康毛沈錯畢原豐榮外諸侯有吳虞者太王之昭也岑子者王季之穆也見唐書蔡郕霍魯衛耼郜雍曹滕郇燕文王之昭也封太伯曾孫仲奕于閻鄉封周章小子賦于安陽此則周之支族也閻見舊唐書安見風土記所封異姓之國若伏羲之後任

宿顓臾神農之後焦呂申許黃帝之後封祝少昊之後封鄅此句見潛夫論顓頊之後封鄶帝堯之後封房帝舜之後封陳大禹之後封杞成湯之後封殷又封太公于齊封忿生于蘇封子執于邾封茲輿期于莒封伯鯈于南燕封箕子于朝鮮此皆武王所封見于載籍者也同姓之晉韓揚鄭異姓之宋楚秦夔此則後代之封不在武王之世而鄅梁等國書皆不言其始建缺之可耳

軍制車徒各有三法

周官與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徒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故車徒之制世莫能詳余嘗考之各有三法周官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軍萬有二千

五百人此徒卒之二法也周書曰二十五人曰元卒居前曰開居後曰敦左右曰閒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佑三佑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卿爲軍將統八千一百人此徒卒之又一法也商書曰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周書曰千夫長百夫長司馬法曰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帥執大鼓此與周官教振旅之法相應春秋時齊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有扶身之士五萬吳以萬人爲方陳又有利趾者三千秦穆公置陷陳三萬晉文公爲前行四萬越句踐有君子六千皆祖其制此徒卒之又一法也車乘之制詳見周官左傳及司馬法者亦有二司馬法曰甸出長轂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禮小司徒疏以周官卒旅之數乘之是一軍一百六十六乘也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左傳桓五注五十乘爲兩左傳昭元疏百二十五乘爲伍周禮疏案此三句皆二十五乘爲偏之法故比次之以左傳之說準之蓋一伍五偏分爲前茅後勁左拒右拒餘萃于中謂之中權共一百二十五乘七千五百人此正兵也餘四十一乘或前爲先驅或後爲大殿或覆以擊敵或游以補闕此奇兵也而輜重之輂輦不在數內春秋時如鄭之魚麗楚之荆尸皆其遺制此乘之一法也司馬法又曰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左傳成七宣十二注二十七乘爲參八十一乘爲專左傳昭元疏此與二十五乘爲偏之說不同小偏之法以周書之元卒進之一乘百人其

長曰伯卒仍以五起數乘則以參起數一軍共八十一乘也參尊者乘車之名佐佑正卿者卒帥之名春秋時不見用者晉之県卒取其名而毀其車差堪為證大偏之法楚用之為二廣而少變通之故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盍廣車本諸侯之戎路見于周官故齊人亦有貳廣鄭賂晉亦用之必古之廣車乘數較此或多或寡楚則用兩偏三十乘為一廣二廣共六十乘也故左傳又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此乘之又一法也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為同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周禮小司徒注此則三代之通制也公劉為夏諸侯而詩

述之曰其軍三軍即三萬也武王爲殷諸侯其伐紂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即虎士也齊魯等國皆周諸侯而齊之戍曹也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魯之頌僖公也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又齊之命諸侯救伐也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與此制符合（救伐見管子大匡）此乘之又一法也即司馬法所云千人之師萬人之師矣蓋古者徒皆以五起數車則或五或三由是而倍之參之肆之蓰之參伍以變各適其宜不必拘執而要不外乎周禮司馬法者皆先王之制而無乎不可者也惟奇零之數乃是奇兵非有定法徵發之衆必用成數斷無奇零不然經傳所載何以皆統舉成數

而竟無一事詳記者乎後儒不察必曰某法施于某所其言之不合者則曰舉成數也似未詳審

殷乃契之始封

鄭康成尚書盤庚注云商家自此遷改號曰殷詩商頌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此兩岐之說也竹書謂夏后帝芒之世商侯遷于殷其後子亥上甲皆曰殷侯殷在鄴南四十里葢湯之前已有殷名盤庚以後實居之湯未嘗居殷也鄭氏之說沿漢志之誤耳詳見書說案商爲契之封土詩曰殷商之旅又曰咨汝殷商皆殷在商前如竹書之說猶嫌倒置無論鄭注矣葢天命元鳥三句皆言契事契之始封卽在殷後乃改封于商也

猶稷之始封魏後封郃詳見左傳說禹之始封虹後封夏矣詳見孟子說始封皆采地後封乃國土故長發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世本亦曰契居蕃小郎謂殷大郎謂商蕃則殷地之異名呂覽又謂之爲鄣者也世本見水經渭水注鄣見具備篇古人知鄣即殷緣殷有衣聲故通作鄣殷字古文从反身音義與依字同字形與夏字相似故周書嘗麥篇呂覽音初篇皆誤夏作殷書之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此則音之誤蕃則十三州記謂地在鄭西鄣城酈道元從其說實誤考殷即契之始封不容復居鄣城此因古音真殷等韻與寒桓刪山皆通殷字有衣音又有煙音成二年左傳曰左輪朱殷蕃字有翻音又有汾音見韻補西漢以後書有歐陽夏侯詩有齊魯韓毛各家異讀故字之形聲不同今仍以商頌周雅證

之知殷實契之初居亳與蕃皆殷之異字路史亦云契初封殷此爲定論又云杜南之亳有潑水此則誤矣

相土一名乘杜又名乘雅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鄭箋謂相土爲夏方伯王肅謂相土爲夏司馬此與左傳代閼伯爲火正之說實合考其時即夏后相之世也竹書曰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七年陟世子相出居帝邱帝相元年征畎夷二年征風夷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夫后相處播越之餘依人而立乃能整兵海甸東向揚威者即相土與昆吾之力也畎于諸夷皆東方海邦故詩曰海外有截相土土字讀如徹彼桑土之土

古字土杜通自土家沮齊詩作自杜荀子曰乘杜作乘馬楊倞注謂乘杜卽相土呂覽又作乘雅蓋古韻雅有土音今韻土有假音也集記以雅叶武語莊子釋文曰土敎雅反因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雅周之時猶祀爲馬社因呂覽曰乘雅作駕故通志引世本曰乘雎古賢人蓋世本亦言相土作乘馬見周禮注宋氏等注必引乘雅之說以證之而以乘雅爲古賢故通志誤以乘雅爲乘雎而潛確類書又誤乘雎作駕爲臘作鴐也雎卽雅之訛臘卽雎之訛

殷之禘祭及功臣

長發之卒章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殷之大禘及功臣矣故盤庚曰予惟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休劉

傚因此謂周之禘祭亦及功臣非是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以周公之勳亦止賜魯重祭耳

荆楚之系舊說多誤

或問熊繹未封之前武丁所伐者誰氏曰自季連封楚傳于夏商二代爲楚君者皆連之子孫熊繹者其支庶耳楚世家曰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有鬻熊子大戴記曰季連產付祖付祖產內熊九世至于熊渠杜氏左傳注曰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此三說者史記近之餘皆誤也葢季連之裔稱鬻熊者三人禹之時有粥熊爲夏宗伯唐元宗詔與秩宗伯夷配享夏禹于安邑者是

也以史傳推之蓋卽穴熊矣鬻穴聲相似故史作穴熊內穴形
相近故戴作內熊也此鬻熊之後卽爲夏諸侯者至成湯猶有
荆伯卽竹書所謂征荆荆降越絕書所謂湯飾犧牛以事荆伯
者矣武丁之所伐亦卽此耳世本曰季連者楚是也則荆楚實
季連之裔甚明在夏商二代其世次不可詳考故世家曰其後
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在蠻夷者卽指荆伯在
中國者若后相時之熊羖文王時之鬻熊皆是已史曰季連之
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此商之鬻熊非夏及周之鬻熊也潛夫論
謂楚子熊嚴亦稱鬻熊鬻子此乃熊渠之孫無容相混大戴及
杜氏以夏之鬻熊爲商鬻熊故一曰九世至于渠一曰祝融十

二世孫其實九世至渠乃商之鬻熊有世家明文可考祝融爲帝嚳火正至夏禹時應有十二世也今之可考者五世不然歷唐虞夏殷千有餘年止十二世非理也由夏禹之時至周厲王亦千有餘年止九世尤非理也故曰大戴與杜氏皆誤也知熊繹是支庶者武王之時荆楚未嘗失國故鬻熊雖沒其子孫熊麗熊狂未之啟封至成王之初楚與淮夷助武庚叛周周公討而平之然後封熊繹于荆山俾奉祝融之祀周書作雒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嬴以略熊者楚人之氏此即楚人叛周之說也又曰凡所征熊嬴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孟子解荆舒是懲亦謂是周公伐楚又云周公兼夷狄此即公討楚亂遷

其國祚之說也或疑魯詩頌僖公孟子假以寓義周公並未嘗至楚其說別無可證此不然也左氏昭公七年傳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據此是周公嘗至楚國可知呂覽亦謂周公踐商至于江南荀子曰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王制篇

孔子未嘗刪詩書

史記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漢書云取三百十一篇書緯謂古書三千四百二十篇孔子斷自唐虞取百二十篇漢書云取百篇此皆誤說也夫祈招貍首逸文尚存九

夏采薺篇名具在禹刑湯刑伯禽唐誥見于經而不見于序凡此皆周公定制典禮所關或是開國鴻篇聖謨所在孔子自謂從周如此典章何爲刪削况之杞之宋問禮問官方求文獻之徵以證典禮之缺豈有列于庠序職在官師乃反十去其九三十而取一哉以季札之觀樂證之亦可知其誤矣正義曰經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遷言不可信此爲定論蓋孔子時書之存者止百二十篇古書百二十篇孟子趙注亦言之詩亦止三百數十篇凡經傳所引大抵具存本無多者特因流傳日久轉寫多訛章句文字不無淆亂孔子懼後世愈加乖舛無所折衷故刪其訛誤授門人以遺後世此即孔子刪訂之說也迄于秦漢漸又

散亡班馬據毛公伏壁殘缺之文謂卽孔子刪削之數此必不然者也